

蒼溪劉國柱編著

古今
中外

名人
軼事

20



497953

蒼溪

劉國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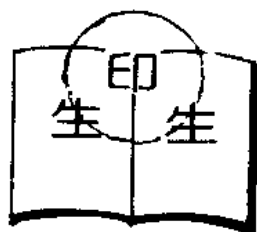
編著

古今
中外

名人軼趣

生生印書館印行

請勿翻印



版權所有

古今中外名人軼趣

定價新台幣壹佰貳拾伍元整

編著者：蒼溪 劉國柱

台北市龍江街一二六巷十六號

電話：五六二九四八九

出版者：雲成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生生印書館

發行人：王強華 譚竟成

校訂者：呂漢奎 馬震中

台北市辛亥路二段一九九號二樓

電話：七三二七九七七

七三二二〇八七

出版登記：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 3141 號

經銷者：工商服務雜誌社

地址：台北市復興南路二段 20 號二樓

電話：七三三〇三九〇、七三三九四三四

劃撥帳戶：一〇六〇二四八一

¥17.63

序

我蒐集古今中外名人的趣聞軼事，轉瞬間已近四十多年了。在蒐集、翻閱、查証、編寫中，不知道度過了多少個寂靜的晨昏，使原先易怒易躁的我，漸漸變得喜歡寧靜、喜歡思考起來了。

閱讀名人的趣聞軼事，不但可增廣見聞、振奮意志，有見賢思齊的感覺，而且還能從中領悟出成功立業的秘訣、待人處世的方法，所以本書極富教育意義，最適合青年、學生閱讀。

所謂「軼趣」，多是未列入正史，但卻是真實、感人、風趣的小故事，比讀正史津津有味得多，過目不忘，引人入勝。本書特地加繪插圖相信更能提高大眾興趣。

本書有：中國文化的傳統哲學。

做人做事的崇高理論。

人生經驗之談。

空軍抗戰的壯烈故事。

不怕死、不知死，甚至找死的勇氣。

你如果能讀完本套全書，風趣幽默的笑話故事，更能心體力行，不能成聖賢、豪傑、英雄，至少也是一個明是非知善惡的正人君子。

本書共廿冊，業已全部殺青即將出版，以饗讀者。



劉國柱先生近影

先生四川省蒼溪縣人，曾在陸軍官校十期步科，空軍官校六期飛行科、空軍參大四期。退役後，從事撰述，近年蒐集古今中外名人趣聞軼事頗豐，堪稱權威。

分編爲廿冊，現由本館出版發行，以饗讀者。

生生印書館編輯部

第二〇冊目錄

劉國柱文苑集粹	一
當官之道	一
造字「他」	二六
考績價值論	二七
人性變	四〇
說金錢	四一
世界曆的研究	六八
蒼溪奇蹟	七三
破除迷信	七四
撤職院長	七八
抗戰中的空軍——我	八〇
過黃河如過小溪	八二
空軍官校畢業典禮答詞	八三

八年抗戰中的中國空軍	八二
國父百年誕辰	八四
領袖八十華誕頌	八四
領袖逝世紀念	八五
悼亡兒劉家寬	八六
說做人做事	九〇
做人做事格言	一〇七
七七事變	一〇九
淞滬空戰	一一〇
七飛巫山三峽	一二〇
抗戰中七飛巫峽誌憶詩全集	一三〇
桂林遺恨	一三二
二次世界大戰	一三四

二次世界大戰中，我在東南亞

及印度半島，飛過的地方……………一四八

成都遭遇空戰……………一四九

千鈞一髮……………一五一

勝利回京……………一五三

海南之戰……………一五六

說精神與物質……………一六七

敬神之道……………一六九

保衛台灣……………一七一

空襲警報……………一七二

飛過的地方……………一七三

懷西湖……………一七四

不亦樂乎……………一七四

了不得與不得了……………一八四

聯語集……………一八九

憶感雜抄……………一九二

說迷信與神鬼……………一九八

劉國柱文雜集粹

當官之道

當官之道，可以說高深莫測，經緯萬端，博大無外，因人、事、時、地、物而異；奉公守法，不一定就是一個好官；學能超群，不一定就能升官；黃鐘毀器，瓦釜雷鳴，無論古今中外，常見不鮮。

話雖是這樣說，事實雖然也多如此，但當官之道，無論是有形無形，還是有一條正道可尋的。我們要尋求這個正道，最好是拿古今中外，名人當官的功過、善惡、是非，加以研究，不難尋得正道，下面且舉一些事例來供參考研究：

一、官迷心竅

一：吳起戰國衛人，因為想當官，誓母殺妻——他少年當太保，擊劍弄刀，惹事生非，母親責罵他，他咬臂出血，與母相誓說：「起今辭母，遊學他方，不為卿相，撻節旄，乘高

事，不入衛城，與母相見。」後母死，既不悲傷，也不奔喪。

吳起學成兵法。值齊伐魯，魯穆公擬用吳起爲大將，抵抗齊兵，但因吳起妻爲齊相國田和之女，躊躇不決，吳起乃殺其妻以求將。穆公乃用他爲大將，及敗齊，更升他爲上卿，但疑其心，吳起懼罪逃魏，助魏敗秦，因功爭相位，事敗怕殺頭，又逃往楚國，助楚以兵強雄視列國，三晉齊秦都畏楚。後終被楚失勢之貴族射殺。這樣的只求當官，結果一切落空。

二：戰國時蘇秦，在他失敗後，窮途潦倒時，爲了求當官，日夜苦讀，爲了過度疲倦，不使頭低下去打瞌睡，把頭髮與繩子聯起來，將頭吊在樑上；不使屁股坐下去，用錐子刺，血流到了足上也不管。後來當了宰相，對他那種高車大馬，前呼後擁，威風凜凜的樣子，感嘆地說：「人生世上，勢位富貴，蓋可忽乎哉？」當了官六親都不認了。

三：國父倫敦蒙難，因爲在倫敦街上，遇着一位滿清公使館職員鄧廷鏗，自言是香山同鄉，他鄉遇故知，被邀往鄧家談天，原來鄧家就是公使館，國父未曾料及，於是被拘留起來。雖吉人天相，安全脫險，然鄧實罪魁禍首。

清亡，民國元年二月，國父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而鄧竟往南京大總統府求見國父，要求一官半職，總統府副官，想將鄧逮捕，以漢奸名義治罪。

國父說：「桀犬吠堯，各爲其主，過去的事不必深究，他來求官，不給他就是了。」

這樣的求官，真是迷了竅。

四：錢謙益號牧齋，明萬曆年間進士，官至翰林院編修、詹事、禮部侍郎。他不好好辦教育，還賄買關節，私聯黨團，意圖更進，案發，依律當斬，幸得有力者緩頰，發落削節回家。

崇禎年間，因魏忠賢失敗，他又得復官。崇禎十七年，流寇李自成攻到北京，他逃往南方，及崇禎煤山上吊後，馬士英等迎立福王於南京做皇帝，他又以嬉皮笑臉，阿諛諂媚的手段，籠絡馬士英，又得爲南明禮部尚書。

及清兵南下，多爾袞入南京時，他率先迎降，同小妻柳如是，穿着清兵服裝，出水西門恭迎。有位老人路過，看見他們跪在路旁那種醜態，不齒其行，於是用手杖敲打他的帽子說：「我是個多愁多病身，打你這傾國傾城帽（貌）。」

他降清後，又得到禮部右侍郎官職。他在北京做明朝侍郎時的公館，待他再做清朝侍郎回去時，雖因當年早已人去樓空，門可羅雀，然大門上當明朝官時的對聯：「君恩深似海；臣節重如山。」依然完好，只是在君恩深似海下面，被好事者加了一個「矣」字，臣節重如山下面，被加上了一個「乎」字，變成「君恩深似海矣；臣節重如山乎？」他爲之赧顏苦笑置之。

他當了清朝的官，文章多吹拍之作，但仍不容於清朝，頗不得意，後復以黃毓祺案被累，罷官家居，從此離開官場。且死後仍不容於乾隆，曾降旨：「錢謙益本有才無行之人，在前明時躋身撫任，及本朝定鼎之初，率先投順，游涉列卿，大節有虧，實不齒於人類……夫錢謙益果真爲明朝守死不變，即以筆墨誹謗，尚在情理之中，而伊既爲本朝臣僕，豈得復以從前狂吠之語，列入集中，其意殆不過欲借此以掩其失節之羞，尤爲可鄙可耻。」結果他所著：初學集，有學集均被毀版，名列二臣傳。

綜錢謙益之一生，不擇手段，不計名節，一心只爲求官，雖累累累起，但終致失敗，且曾受廷杖之辱。身爲文人，雖在明末清初，主盟文壇達五十年之久，但可遺羞萬年，爲文人所不齒，何苦乃爾呢？

五：後周馥道，天祐中，臣侍劉守光，劉敗，他又侍晉王。及唐莊宗即位，拜戶部侍郎。明宗即位，再拜端明殿學士。及晉滅唐，他又侍晉，累加司徒，封燕國公。及契丹滅晉，任太傅。漢高祖立，乃歸漢。及周滅漢，他又侍周，拜太師兼中書令。他的一生，在五代時，當過四朝十君的官，在相位二十多年，視君死國亡爲等閒事，他只求當他的官，但人人鄙視，蔑視其德行，更爲後世人所不齒。

六：袁世凱因緣時會，也做了中華民國的功臣，當了大總統，但他還要當皇帝，雖然也

過了八十三天的癰，但失敗時，要想再保持他總統的名義也不成了，終致身死名裂，羞辱於當時，遺笑於後世！

二、當官不一定就是好事

一：當皇帝是官當到頂頭了，是一般人都尊羨的，但是明思宗——崇禎到了李自成打到北京時，大臣逃亡，皇后妃嬪們，都自縊或投河，他親手殺他的女兒——長公主時說：「願汝生生世世，勿再生帝王家！」說明他對帝王之尊，不但不願子孫再當，就是生在帝王家都不願意了。

二：一九三六年，英國國王愛德華八世，因為他是國王，不能同一個已離婚兩次的辛浦森夫人結婚，被迫辭掉國王，並被逐出國，流亡三十年後，又才能以溫沙公爵身份回英國。這使我們想到，他如果不是官做得那樣高——國王，就不會連戀愛的自由都沒有，更不會過三十年的流亡生活。

三：二次世界大戰前，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是當時國際間不可一世的風雲人物，事實上也是，在他執政期中，使一個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意大利，一躍而為世界強國之一，完全是他造成的。但失敗後遭槍斃，並被倒吊在樹上示衆，更被一個婦人用手槍在他屍體上打了

五槍，理由是她的五個兒子都被他征調去當兵陣亡了。他若不是當那樣大的官，會有那樣不幸的、悲慘的結果嗎？

四：美國國父華盛頓，是美國的創造者。現在在美國用華盛頓命名的有：一個州，七座山，八條河流，九所學校，十個湖泊，八十三個郡，一二〇個市鎮。還有許多其他的國家，不少將境內街道，廣場以華盛頓命名的，這證明華盛頓不但是美國人所敬仰的，世界其他國家，也都敬仰他。可是在他卸任總統的最後一段時間中，常被反對黨罵得受不了時，口出怨言：「他們罵得我狗血噴頭，我就是流氓，竊三，小偷，也不該那樣罵。」；「我就是貓、狗……也不應受到那樣的虐待！」因之他決心放棄第三任總統競選了。

五：李鴻章是滿清中興名臣之一，甲午之役，靠他挨了一槍，才得以訂下馬關條約。八國聯軍之役，靠他送了老命，才得訂下辛丑條約，雖然都辱國喪權，然而靠他一人的關係，而使滿清政權尚能苟延。他內政外交的成功，至今爲人贊佩。其對國家貢獻，死而未已。

但是筆者介紹他當官時的狼狽和尷尬的情景，使大家體會一下當大官的滋味：

甲午戰敗後，滿清議政大臣們，都認爲應由李鴻章負全責，於是向皇上奏劾他的書表：堆積了幾尺高，官爵被削奪完了，他又無從說，也不敢說：「過去的海軍費修了頤和園，近年充實海軍實力的案子，又都被批駁……」如待罪羔羊般，可憐兮兮，惶惶不知所措，度日

如年，暫住在北平的賢良寺裏。李鴻章這時的生命，危在旦夕。

有天晚上三更時分，忽有宮人前來，傳旨入宮，李聽了，手足發抖，全身流着冷汗，不知吉凶禍福！門外車馬喧嚷，四鄰都受驚擾。李這時膽戰心驚，六神無主！因爲滿清成例，帝或后召見大臣，多在早朝時行之，深夜召見，凶多吉少。於是他在離開住處時，戰戰兢兢地寫了遺囑，戒子孫勿再當官。即隨同宮人入宮，剛進皇宮，恰巧遇着恭親王出來，恭親王向他拱手，連說：「恭喜！恭喜！」

李鴻章聽了，幾乎暈倒，（好在他的血壓不高），因爲滿清慣例，大臣被賜死時，執行者習慣向死者，說兩聲恭喜，恭喜他沒被斬頭，保了全屍。

等他誠惶誠恐地見了慈禧和皇帝，和顏悅色地坐在明亮的燭光下等着他時，他才稍安了心。及至聽到起用他爲和議全權大臣，並恢復他原有爵位，驚魂方才定了下來。當他謝恩辭出後，才發覺他全身已經汗濕透了。

再說那時，朝中大臣，攻擊他主和的藉口：——日本是他的兒女親家。二——說他有銀百萬，存日本恭山煤礦公司。三——其子經方以八百萬兩銀子在日本開銀行，及三所洋行……所以李爲私人利益，主和，開勝則憂，開敗則喜。

民情更是沸騰，都以漢奸，國賊罵之，上海報紙，更有以：「李合肥，女子生殖器。」

爲題，公開徵求詩鐘者。得冠軍的第一聯爲：「舉世競爭和事老；大家同是過來人。」可謂極盡嬉笑怒罵之能，也可見當時人們對他的觀感——深惡痛絕了。

我們以李鴻章之爲人，以歷史的評定，而再以他當時所受的折磨——處境來說，人們要當官，更要當大官，何苦乃爾呢！其他那些因當官而喪命的，更是自己給自己過不去。做皇帝的，更是給自己的子孫過不去！

六：英國白特勒在他任副首相兼內相的時候，去蘇格蘭大城格拉斯哥，就任格拉斯哥大學名譽校長，當他登上禮台，被披上禮袍時，立刻有兩枚熟透了的蕃茄打上他的胸部。在他致詞時，學生一面放鞭炮，一面將麵粉彈、臭雞蛋、爛水果……不斷地向他丟去，並且號角齊鳴，呼聲大作，把名譽校長的就任詞壓了下去。

在十分鐘的混亂中，台上台下就近的人，無一倖免於難者。更有一棵大白菜，從樓上飛下來，擊中一位攝影記者的腦袋，立刻昏迷不醒。若干教授倉皇出場，連說：「討厭，胡鬧；糟透了……」

不過名譽校長還是繼續說下去，後來一位學生用滅火器噴他，但仍然沒有阻止了他的致詞。致詞完，代替鼓掌的是一個麵粉彈，剛好在他的臉上開花。

而當時的白特勒正是英國政壇上的風頭人物，可以說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權勢與地

位，但他爲何受那種侮辱呢？他自己不知道，別人也不知道。要公正正確的評一評：誰教他好當官？

七：秦檜這個人，大家都知道，他在宋靖康時，官至御史中丞，徽、欽被虜，他也當了俘虜。高宗時被金人利用，放回作內奸，旋爲相，於是藉金人勢力，脅高宗，力主和議，殺岳飛，竄張浚趙鼎等，一時主戰良將忠臣，誅除殆盡，並移執政二十八人，權傾當朝，高宗迫於金人勢力，也祇有聽他的。但是他的後果呢？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大奸臣，爲千年萬世的後人所不齒。

乾隆壬申狀元秦大士，官至侍講學士，鄉試正考官，爲人志節高超，道德文章爲時人敬佩。但因為他是秦檜後代，仍然遭遇了一些尷尬的場面：有一次，乾隆召見，笑着問他：「聞卿爲秦檜之後，未知確否？」他不知乾隆有此，當時非常尷尬，不過他機智過人，很巧妙的答：「一朝天子一朝臣。」有一天他同友人袁子才遊西湖岳墓，袁請他書楹帖，他也會意了，於是寫：「人從宋後少名檜；我到墳前愧姓秦。」這可見秦檜之奸，子孫雖貴，仍不免受到奚落，引以爲辱。

這也說明，秦檜當年，若不弄權當官，何至有此後果。

八：清乾隆時權相和坤，本來是御驕伏頭，因爲有點小聰明，得皇帝寵任，官至丞相，

大學士，奉檄賫賞，文武大臣羅吏，都要到和府燒香，成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權傾中外，富可敵國的了不得的人物。但到了嘉慶四年六月三日，乾隆一死，八日就被下獄，查抄家財，十八日即賜死。和坤如果安份守己，或者就當官不要當得那樣大的官，至少也可落個壽終正寢吧！當官尤其是當大官，才學德能不夠，但憑人事，好結果的太少了。

三、學問好不好不一定就當官

任何人在某一方面，雖然學問很好，但要當官，官場中的一切技術，程式，也是大學問，如果沒有經過磨鍊——不懂，也是不能當官的，否則，小則鬧笑話——誤己，大則誤國的，舉幾個人來說明：

一：民元前後，湖南王闓運，號壬秋，稱湘綺老人，不但在文壇上大大的有名，在政壇上也有名氣。袁世凱時代，他當國史館館長時，要回鄉省親，於是下了一個手諭：「本館長因事回湖，所有館長職務，擬請譚老前輩代理；如譚老前輩無暇，則請唐老前輩代理；唐老前輩亦無暇，則請宋老前輩代理；如宋老前輩亦無暇，則請館中無論何人代理。好在館中無事，任何人皆可代理也，此令。」

單看這個手諭，他是當官的材料嗎？他在官場中所鬧的笑話，都不必再寫了。